|  |  |
| --- | --- |
|  | ROTARY YOUTH EXCHANGE COMMITTEE  DISTRICT 3490 , TAIWAN  國際扶輪第3490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|

MONTHLY REPORT FOR OUTBOUND STUDENT

**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月報告書**

Month(月份)： 四月.

Student‘s Name(學生姓名)： 許品均

Country(派遣國家)： 台灣

District(派遣地區)： 3490

hosesSponsor Club(派遣社)： 三峽社

Host Club(接待社)： 4180 chiautempan

Present Address(**km 2.5 Carretera San Martin El Verde** )：

**不能事事順心，總得自己找到出口。**

這句話，是我在另個台灣女生的轟家時，有感而發的。她的轟爸很用心，找了很多有關台灣的資料。在我面前把我們的歷史背一次給我聽。我感動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，她卻告訴我：不要理我爸拉！還不是上網查的。上網查的才有心呢，我的轟家到現在可能都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。絕對是付出百分之百的心力，可他們無心去記得我也沒有辦法。所以，我願意為了這個有心的轟爸，和他聊很多很多台灣的事情。他們告訴我他們很喜歡吃壽司，壽司用具比我台灣家還多，但他們不會做。於是我上網查了做法，把我第一次獻給了他們（羞）。做出來很成功，我台灣的廚師媽媽應該也會流淚。這是我找出口的方式，不一定每個人都要喜歡我和喜歡我的國家，但我願意為了少數幾個喜歡我的國家的人，付出一切心力（某月報告也有提到，國家博覽會的心得）。

剛到墨西哥的前幾個月，我才知道交換學生其實是很無聊的。不像台灣的交換學生，住很近，交通也很方便，每天都可以一起出去玩。能說什麼呢？從頭到尾就沒有人說交換生活會像我們在台灣看到的那樣。一開始語言不通，和同學出去也是被晾在一旁，一點樂趣都沒有（更何況他們也很少出門）。交換生都住得很遠，墨西哥的大眾交通工具也不是很安全，出門都需要轟家接送。所以我對自己說，我要去旅遊，這是我給自己一個交代的方式。剛開始的幾個月好幾度被拒絕我申請的所有旅遊，他們用各種辦法拒絕我。說我沒辦法自己旅遊（我都是找扶輪社家庭接待，聽得出來是很勉強的理由）。我都可以自己從遙遠的台灣來了，還有什麼事我做不到的？我問了很多人解決的辦法，才知道，交換學生的前幾個交換月都是不被允許獨自旅遊的。就連去台灣的也是，這是我不知道的部分，總以為他們一直過得很開心。直到現在，我旅遊超過十個墨西哥的城市，有些我去過的地方，甚至墨西哥人自己都還沒去過。

是的，我又剛結束了一段旅遊。很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改變。我們講不同的話，不一樣的長相…，穿梭在人群裡我卻比誰都還熟練。轟家常開玩笑的說，我是墨西哥人。因為我愛吃辣又愛殺價。我也覺得自己很道地啊！在墨西哥殺價比在台灣容易的多（不殺我心裡過意不去阿）。還有厭倦墨西哥人貪心無理的個性。這是需要磨練的，搭計程車前，我會先到附近問當地人：請問從這裡到市中心車資多少？人性很現實，因為我是外國人，有時候車資就硬生生地漲了一倍！我也不會讓自己吃虧，會直接跟他說原價，但態度也不能過硬。有時候被抓包他們自己也不好意思，不肯退讓。我就說：因為我身上剛好剩三十塊拉！通融一下（因為他們自己亂報價，所以通常還是會回到原價甚至更低）。這也是某種程度的退一步吧，不然態度強硬，等等被丟在哪都不知道。（而且墨西哥當地人都是上車才談價錢的，上車前問馬上就知道是觀光客。還有墨西哥的遊覽車，學生竟然直接半價！你沒問他們也不會告訴你）

也許我的交換生活不是最完美的，不是值得學弟妹參考的。但我自己覺得很對得起自己。我的西文沒有學得很好，但是台灣交換生中數一數二的。我只上了三四個月的西文，之後我的轟家就沒有再給過西文課，他們問我想學西文還是跳舞。我選擇跳舞，因為希望可以多學一點東西。最後他們連跳舞課都沒有給我，對於墨西哥人我真的很失望，不論是家人朋友師長，他們都可以毫不羞愧的說話不算話。無可奈何，我也習慣了。於是我自己補足後來的西文，也許因為我到處旅遊，在毫無退路的壓力下，就這麼地往前衝了。旅遊的過程中，也認識了更多的扶輪社家庭，很多心地善良的人，聽了更多的故事。我覺得，會西文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！我不能想像那些在交換生活中沒有學會當地語言的人是怎麼生活的。你要怎麼點一個三明治請他加起司不要生菜？除非你什麼都吃，但我想應該沒有台灣人能接受把酪梨加在三明治裡…。你要怎麼遇到好心人，因為順路而把你平安的送達車站。你要怎麼體驗，一整年的當地生活。我知道去台灣的交換生很常跑夜店。但，他們自己國家的夜店不比台灣的遜色。卻在聖誕節時告訴我＂台灣人不過聖誕節＂。我可是從小到大每年過聖誕節的呢！

**回到第一轟家：**

因為在我第一轟家的巴西人生日，我們受邀到我第一轟家參加派對。當轟爸的車開到那附近（基本上我兩個轟家是不同城市），以前不起眼的那些街道，現在看起來都是那麼熟悉…。其實我不確定到底改變多少，我不記得了，真的不記得…。但我還記得回家的路，快到時轟爸問我：我記得你很喜歡你家對面的狗，他叫什麼？他叫：…，他叫什麼？我真的不記得他叫什麼了！以前我每天打開窗戶看著他、偷拍他、笑他、叫了他名字後躲起來（屁孩），有時候還會和他主人對到眼，小尷尬一下。可是，他到底叫什麼！後來我站在門外很久，看著他看很久…。阿基里斯！他叫阿基里斯！一切都沒有改變，只有隔壁養的小雞長大了，變成了很漂亮的公雞。觸景傷情嗎？她的生日和我幾乎一模一樣。只有我的樂隊大了點，蛋糕寬了點（某種比較性質，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意思）。又看到我那兩個可愛的小表妹，突然有種時間流逝的也沒有那麼快的感覺，他們都沒有變…。我的老同學也有來，他們說：為什麼你現在西文講的好了，卻不是和我們在一起？我也這麼覺得，時間和機會的搭配，永遠都不是我們可以操控的…。離開時，表弟表妹們抱著我不讓我走…。我說：我還會回來的！真的！（真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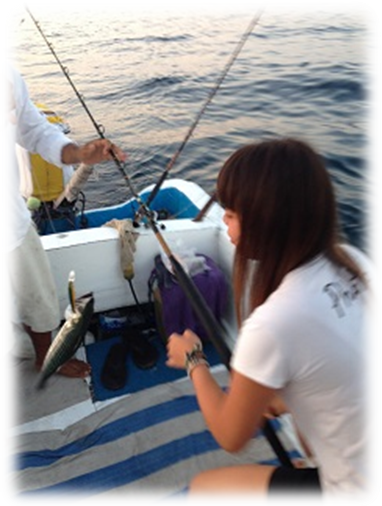
**熟能生巧的道別：**

這段時間裡，我們到了另一個叫特瓦砍的城市（Ｔｅｈｕａｃａｎ）。是我外婆家，那裡住了另一個台灣女生，所以每次回去我都很開心（笑）。因為四月墨西哥有個兩個禮拜的長假，我們選擇了一個禮拜在特瓦砍。（話說就在我大旅結束回兩天的學校後，就迎接兩個禮拜的長假，整個四月幾乎沒有學校生活）。要離開特瓦砍時，我們一如往常地在市中心道別（轟媽都會去市中心大採購）。我們其實很常來，一個月四個禮拜我們有兩個禮拜都會在特瓦砍（那是一個很小的城市，什麼都沒有）。這種離別的場面是很常發生的。但不知道怎麼的，我那小妹就哭了起來。我的小妹十歲了，但我總覺得她是個長不大的小孩，導致我常常以為她只有五歲（因為他媽媽太過保護，記得我十歲媽媽就叫我自己坐捷運去動物園或淡水八里，有時候自己坐船也是必須的）。接著轟媽說，如果你想留在這，我們一個禮拜後來接你。但她什麼都不要，她希望大家都可以留在特瓦砍，小妹想要她的媽媽，也想要她的阿姨…，不過我爸媽得回普埃工作。所以她哭，我們都在等她做決定。這有什麼好難抉擇的，我心想。我九歲時就在電話裡用兩分鐘的時間，選擇了我的扶養權給爸爸還是給媽媽（我的決定導致我和我爸失散了快十年，而且當時的我哭的眼淚鼻涕都混在一起了…）。不管是回家，或者留在這，這群家人見面的機會根本可以用頻繁來形容…。當初離開第一轟家時，我哭了。因為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見到這群人，不知道我的身影會留在他們心中多久，不知道我的到來和離開有沒有為他們改變些什麼…。有太多不知道、太多不確定、太多情感上的依賴…。我常去旅行，包括我借住的家庭，那些願意幫助我的路人…。我都知道，我要有不會再見面的心理準備…，但我知道我永遠記得他們，當然希望他們也會記得我曾經到來…。小妹才國小，還沒有經歷過國小畢業典禮、國中畢業典禮、高中畢業典禮…。起碼這些，讓我多少長大了一些。要明白身邊本來就會有來來去去的過客，有些人會存在另一個人心裡很久很久，有些人就只是一個背影。最近聽到一句話我很喜歡＂雖然在時間的跑道上我一直前進著，但如果有人會回過頭來看我，那就夠了＂。我終究沒有和小妹說些什麼（一方面我覺得他真的很媽寶），但我想總有天她也會長大的。也希望，當我離開的時候可以漂漂亮亮的（不要再哭的鼻涕眼淚黏成一把）。



雖然途中手忙腳亂的，但還是做出了非常好吃的壽司。

兩個轟家的概念。



第一次海上釣魚，非常大隻目測有六十公分。